



1

轻风微拂，枝叶低垂，佛手树枝头上翘出了兰花指。

兰花指沁出幽幽果香，从碧绿的枝叶间伸向天空，像观音手在布施甘露。莫非，它要众生也像自己一样，经历苦难，尔后葳蕤生长，再长出兰花指一样的佛手？

冥冥之中，我和这棵佛手树似乎有一种缘分在相互吸引着。

最初相见时，它长在一片茂盛的药材基地中。我慕名而去时，有些佛手树已开始挂果，绿的、橙的佛手微握手掌，指点苍穹，甚是壮观。还有一些正在绽放的花朵，散发出淡淡清香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佛手树，很是喜欢，也想自己种一棵。家里只有花盆，大树种不下，也不好移植，最好是找一棵小树苗。

就像注定的缘分一样，我在找寻它，它也在等着我。寻遍基地，一棵小树苗吸引了我，它在一畦地的边角处。

因地处边角，养分供给不足，它叶片泛黄，高约40公分，主干筷子粗细，既没开花，亦未结果。

这样的状态，哪会得到主人的宠爱。但是，它却符合我移栽的要求。

我将它带土挖出，种进家中阳台的花盆里。种上它，仿佛种上了希望，一日看三回。它也争气，移栽后，几乎没打过蔫，但也没发出新芽。

我对它的这种状态给予充分理解，毕竟刚换新环境，总要适应一下才行。

2

次年春天，佛手树终于长出了新芽。

我暗自高兴，期盼它能开花，然后结果。新芽越长越高，枝条也开始陡长。我掐了顶，让它发杈，还用细铁丝将长高的枝条拉低，准备造型。

一天，我偶然发现佛手树的叶子上长了虫。这是一种常见的玉带凤蝶幼虫，专吃柑橘类树的叶子。我耐心地将虫一条条捉去。没几日，我又发现叶子上长了蚧壳虫，而且越长越多。我买回药来治它，效果却不太理想。

眼见它越来越像“林妹妹”，我有些心疼，却又爱莫能助。

后来，我在楼下整理花草，忽然想到，佛手树在阳台上，大概接触不到地气，也没鸟儿来吃虫，所以它长得不开心，必然要生病。

是呀，人们工作、生活都需要好的环境，佛手树肯定也需要。

我将它移到了楼下。有了自然的雨水、阳光，还有鸟儿的啁啾陪伴。佛手树像是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，心情爽朗，长势日日向新。我静观它变化，期盼它开花结果。

3

又是一年春天，佛手树真的开花了。花朵像花生米大小，与柚子花的颜色差不多，白色、椭圆形，有清香味。

每日清晨，我都要去看它。很快，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整棵树只开了一朵花。一朵花是很难挂果的，我有些担心。没过多久，担心就成了事实。几天后，佛手花谢了，没有挂果。

我的心情也像枯萎的花瓣。

祸不单行，佛手树的厄运接踵而至。暑假中，全家外出一周。那几日连晴高温，等我们回来，盆里的土已干裂，佛手树也变得蔫头耷脑。

我心疼不已，赶紧给它补水，又将它移到阴凉处。

或许是伤了元气，或许是丧失了奋斗的勇气，它开始掉叶子了。

整个夏天，我像在服侍一位患重病的亲人，不敢有丝毫懈怠，生怕它被太阳晒了、被雨水涝了、被病虫害了。

4

好不容易挨到十月份“小阳春”时，本该长秋梢的它，却一直没动静。接下来的冬天，我又担忧它能不能熬过，因为佛手树是最怕冻的。

我将它移至屋檐下保暖，又怕它不通风闷着。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多趟，它总算熬了过来，虽毫无生机，却也未死。

或许是感念我的付出，或许是仍留恋这个世界，它不愿抛下我而去。

我决定给它寻一个更好的环境。

父亲以前种过柚子、柑橘、脐橙等果树，佛手树和这些树同宗同源，养它应该没问题。

我将佛手树搬到了父亲家的阳台上，像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似的。

大家都说老人养孩子隔辈亲，特别溺爱。我怕父亲宠坏了我的宝贝，便经常去看它，有时还打电话过问它的近况。

或许是父亲会管理，抑或是父亲家的阳台向阳通风，佛手树在这里很争气，不但活了过来，而且开始发芽、抽条，而且越长越高。

每一次去父亲家，我都直奔阳台，先看一眼佛手树。后来，佛手树长高了，我站在楼下就能看到它的身影。

在父亲的管理下，佛手树越长越壮，越长越俊。我给它掐了尖，等它发杈，然后用细铁丝给它拉枝、定型，满心期望它开花结果。

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帆风顺的。佛手树也一样。正当我沾沾自喜时，佛手树再次经历了生死考验。

一天，我照例去父亲那里，看到佛手树枝条上的叶子有些发黄。初时，我以为是新陈代谢自然现象，又或是缺氮肥所致，嘱托父亲适时施点薄肥。

父亲说，怎么没上肥？我还经常给它喝一些汤汤水水呢。父亲说着，将碗里剩下的汤汁倒入花盆里。

“这怎么能行！”我赶紧阻止父亲。瞬间，我明白了树叶发黄的原因——中毒了。指头粗的小树苗，哪经得起油盐的“宠溺”？

5

转机出现在去年春季，我将佛手树从父亲家里搬到新家的露台上。那时，佛手树已奄奄一息，有两根枝条已经枯死，仅剩的一根也毫无生机。我置换了花盆和土壤，剪掉枯枝，又剪短了最后一枝。

露台上雨水、阳光和风都很丰沛，我不敢太过心疼它，水不敢多浇、肥也不敢厚施，纯粹粗放式放养，只让它尽情地享受阳光、雨露。

终于，我发现唯一的枝条开始返绿了，丰满了，芽头也鼓起来了。我暗暗高兴，总算看到了希望。

春末夏初时，佛手树发芽了，虽只有一个，却标志着它活了过来。我高兴得差点送自己一面锦旗——妙手回春。

那个芽越长越粗。这次，我没有打杈，让它纵情地生长，哪怕是疯长。秋天，它又发了两根新枝，还长了个儿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。

原来的花盆已盛不下它了。入冬前，我给它换了一个大盆，施了厚厚的底肥，还选了风向更好、阳光更足、视野更广的一角给它。

我要让它快快乐乐地发芽、抽条、开花、结果，再不经历生死风险。

今年春季，佛手树已长到了一人高，还结出了好多小佛手。

微风轻拂，佛手翘起尖尖的兰花指，高高地立在枝头上。



花圃里的四叶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杨小霜

上高中时，学校后面有一条河，名字很有诗意，当地人都叫它梅树河。

学校里种着许多花和草，进入夏季后，栀子花便盛开了。不到半个月，整个校园都会被香味包裹起来。但我却不喜欢那些浓烈的栀子花味道，许多时候，我都静静地坐在花圃旁的长椅上，静静地看着花圃里的草。

梅树河的风会把栀子花的香味稀释，稀释后的栀子花才是我所喜欢的味道，坐在长椅上看书便不会觉得困。临近高考时，大多数同学都不再看书了，我也一样。只不过，我仍旧喜欢在梅树河边静静地待着，有时候看云，有时候数一数栀子花的叶片，直到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，我发现了花圃中的奥秘——里面长着许多四片叶子的草。四叶草又名“幸运草”，是国际公认的幸运象征。起先同学们都不信，直到我将手中的四叶草放在大家眼前时，他们才相信这世上有真实的四叶草存在，后来大家都去花圃中找四叶草，并不

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生命中的四叶草。

我和妹妹在同一所高中读书，妹妹比我小四届，但每年的高考时间都是一样的，梅树河也是一样的，花圃也是一样的。可能唯一不一样的，是妹妹不知道这花圃中长了四片叶子的草。

妹妹高考的前一周，我就请了假，那一周天天陪着她，我以为有了我的陪伴，妹妹的情绪会好一点，谁知在高考前的一个夜晚我接到了妹妹的电话：“我并不相信梅树河的栀子花树下有四叶草！”

我穿上拖鞋便朝着学校疯跑过去。见到妹妹的时候，她披散着头发，脸颊上挂着泪痕。此时我觉得，校园中那些泛黄的路灯明显有些多余。梅树河已经睡去，唯有河里的流水依旧在不停地奔跑着。我们找了一个花圃坐了下来。花圃中的草长得十分青翠，栀子树在灯光的作用下，反而失去了原有的色彩，在夜色中，栀子树变成了一种类似于黑色的墨绿。

妹妹仍旧在夜色中啜泣着，我打开手机上的电筒，在花圃中不停地翻找，就像

当年我即将高考的那个下午一样。我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蹲在花圃中找着，我要让妹妹亲眼看见长着四片心形叶子的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身边的人都陆续离开了。妹妹对我说：“别找了，四叶草就是一个传说，我还是认命吧，考不上的！”

“说些啥子哟，才找好久哟，你就想放弃了？我高考前的那天下午，找到了几十片四叶草呢……”梅树河里回荡的水波像是我心中的涟漪，只有声音，却没有任何形状。我使劲地扒着这栀子树下的花圃，我期望能像当年那么幸运，能找到一株长着四片叶子的草。我不敢给妹妹任何解释，只能在心中祈求着找到一株长着四片叶子的草。

我从一个花圃走到另一个花圃，从一株草到另一株草。此时的梅树河已经彻底入眠了，妹妹走到我身边说：“姐姐，你别找了……”我始终低着头，在花圃中聚精会神地找着，我第一次见到被灯光放大的四叶草，那些跟心形一样的叶片会随着

灯光四处游走，有时候落在树干上，有时候落在花圃的瓷砖上。我开始停止寻找四叶草，在灯光的作用下，我看见了一株长着四片叶子的草，我拿着手机不敢动弹，对着坐在长椅上的妹妹说：“过来看看，你要的四叶草找到了！”

把妹妹送回寝室时，我不敢正眼看她，只得将她紧紧搂在怀中说：“希望你睡个好觉，明天能像那株四叶草一样幸运！”夜晚的梅树河是没有颜色的，但我一直坚信能够在花圃里找到长着四片心形叶子的草。

进入考场前，我拿着一片压在纸上的四叶草告诉妹妹说：“你看吧，我就说真的有四叶草吧！”

如今的妹妹已经成了一位高中语文教师，此时的她，手中正拿着一片四叶草对她的学生说：“这世上是真的有四叶草存在的！”大家对着这个被裱进相框里的四叶草标本许着愿！唯有我知道，那是我用两株三叶草贴成的。